

 禾林小说
HARLEQUIN®

善意的谎言

Make-Believe Marriage

Renee Roszel

[美] 勒内·罗泽尔 著 沈琦 译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春意盎然系列

禾林小说

春意盎然
满人间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情人节系列

善意的谎言

[美] 勒内·罗泽尔 著 沈琦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意的谎言/[美] 罗泽尔著; 沈琦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313-2303-6

I. 善… II. ①罗…②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157 号

Make - Believe Marriage

Copyright©1995 by Renee Roszel Wils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ranslated by Shen Qi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

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Harlequin®, 禾林, 及 Joey Device (谐角图样) 商标

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96 千字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1—15000 册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 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何海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03-6/I·1998 定价: 11.00 元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这寒冰初破的三月天，有盈盈的春水回流！一声春雷，奏响了春天的交响；一场春风，剪出了千柯的绿叶；一夜春雨，洗出了万山的青翠。而我，第八批禾林小说，带着怡人的浪漫风情，载着动人的爱情传说，应约而至！

经营房地产的富家女，越战归来的退伍军人，成为一场飞机失事的幸存者。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险境中方显英雄本色，且看患难中的两人如何演绎这段《情陷空难》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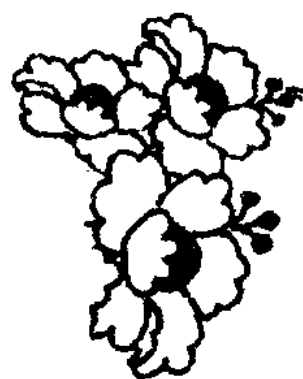
既然王子娶了灰姑娘，为什么公主不能嫁牛仔？截然不同的身份，迥然相异的地位，在真情面前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公主与牛仔》，现代王室的爱情传奇！

微风送爽，碧波荡漾，他在天堂般的海岛上过着地狱般的蜜月。不是睡地板，与棕榈虫为伴，就是睡沙发，饱受噩梦困扰。秀色当前，却不可餐，不能餐。这一切皆源于他的《契约新娘》！

“野蛮”的西班牙人绑架了她！恍若仙境中的城堡，美则美矣，却不若自由来得可贵。而一旦重获自由，她又梦寐以“囚”，只因这是一次《激情绑架》！

假戏真做？邋遢丫头和花花公子共同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也由此而共谱了一首诙谐幽默、曲折动人的恋曲。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约好联袂而行，不见不散，只为一个有爱有暖的人间三月天！



第 1 章

“亲爱的丹蒙，”约瑟芬·迪莫尼兴奋地拍了拍侄孙的手，“我跟你说起过的天使来了。”游艇的一头摆放着一张十腿餐桌，一位老妇人正坐在她习惯的位子上。她身着绿色休闲装，脖子上围着一条黄色羽毛围巾。

“过来，亲爱的。”老妇人举起缀满珠宝的手向梅茜示意。

梅茜忐忑不安地挪动着犹豫的步子进了餐厅，祈求自己的失态没被人发现。餐桌边的另一位无疑就是丹蒙·迪莫尼，美洲豹汽车公司的顶级人物，一位商业奇才。在报纸上梅茜见过他的照片，可那些照片其实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他的风采。

与姑婆的打扮截然不同，丹蒙的穿戴时尚而优

雅。浅蓝色的轻便开司米夹克恰到好处地套在宽大的肩膀上，昂贵的全棉衬衫是意大利品牌，那条有着抽象图案的领带，无疑比全艇员工制服的总价还要贵得多。

透过珍奇的雕花玻璃桌面，梅茜看到了丹蒙修长的双腿，穿着灰色宽松裤，真是优雅绝伦。

丹蒙瞥见梅茜在姑婆的鼓励下走了进来，刚毅的面容变得柔和了些，显出略为好奇的神情。碧绿深邃的双眸眯缝着，但那迷人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梅茜只是呆望着他。那荡漾在脸上的笑容与报章见到的一模一样，嘴角微微上翘，男性魅力十足。但是在现实中，这笑容几乎令梅茜恐惧。她从未见过像他眼中那么生动的绿色，也未见过那么长的银色睫毛。啊！多么整齐浓密的头发！梅茜原以为他的发色是照片上的金黄色，而现在，就在他面前，她却发现他的头发闪耀着白金色的光。没错，就是白金色。

她怎么会对着躺在病榻上的可怜的外公夸口，说这个杰出的美男子是她的丈夫呢！说出这样轻率的谎言，早该把舌头割掉。从婚姻的角度看，他俩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更谈不上同一个阶层。他也许会



娶某个女伯爵或电影明星为妻，而绝非是一个邋遢的厨子。

“这位就是我的厨房小仙女。”约瑟芬笑着介绍，用手拍了拍假发。在梅茜看来，这种假发的款式完全不适合一位七十岁的老妇人，怪异的棕色髻发纷乱地垂在约瑟芬缺乏线条的丰满的脸庞周围。

约姨婆（她喜欢这样的称呼）热爱生活，热爱她的侄孙，热爱她自己和其他所有的人，还有那两头大腹便便的猪——当然不**一定**是**按**这**样的**顺序。

“哇，你知道吗？丹蒙**和**梅茜**调配**，**不出**四个星期，我的女性**荷尔蒙**就**会**和**危险**的**水平**。”她眨了眨眼，“那我**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追求对象了，你等着瞧吧。”

丹蒙看到梅茜端上来的午餐**盘中**装着**橙色的**沙拉，苦笑道：“我猜想，航行结束前，我得唱女高音了吧？”

丹蒙正盯着梅茜看，梅茜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尽管她明白这是一句戏言，可她的嘴巴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挤不出笑容来。丹蒙的目光扫过梅茜苗条的身影，从白色的甲板鞋到定制的短裤，从针织衬衫到双颊泛起的红晕。

“傻孩子，”约姨婆在一旁吃吃地笑道，“一点

点豆花和苜蓿芽决不会抑制男性荷尔蒙的增长，不会损害你的男子气。”

提到男子气，梅茜一阵战栗。她不得不认同约姨婆的观点，对丹蒙来说，进食少量的“草类食物”不会造成“那方面”受损的危险。

梅茜终于清了清嗓子，迟疑地说：“我——我可以为您烹制您需要的任何菜肴，先生，我还会做牛排和土豆。”

听到这儿，丹蒙扬了扬漂亮的眉毛。“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说完他转向姑婆，显然已经将梅茜忘在了脑后。梅茜隐约有一种受责备的感觉。他的言下之意似乎在说，迪莫尼家从来不会雇用**一个无用的厨师。或者丹蒙是在赞扬她，表示他相信她完全能够胜任？**这个男人模棱两可的态度也许正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他具有令对手失去平衡的天赋。

约姨婆愉快地向梅茜招招手，“过来，亲爱的，见见我这个固执的侄孙。”她用手指轻轻点了点丹蒙方方的下巴。

“我真舍不得离开他，让他一个人出海。如果不是宾果游戏比赛，我一定和你一起留在船上。”她故作姿态地叹息道，“唉，丹蒙很少来看我，他



的脸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人们怎么会忘记这张脸！梅茜的心在呐喊——坚毅诱人的嘴唇、桀骜不驯的下巴、美得出奇的银色睫毛、性感完美的头发。梅茜细细回味着自己刚才的一举一动，希望自己的表情没有暴露内心的想法。

“您别哄我了。您真以为我会相信，您宁愿要一条巴儿狗而放弃一份收入吗？”丹蒙笑道。约姨婆听后仰天大笑，然后用肉嘟嘟的手把笑歪了的假发摆摆正。

“说得好，”她咯咯笑道，“但是我得说，我经常看见你的俊脸与美女一起出现在迈阿密的报纸上，真不知道你哪来的时间经营公司。”她伸出一只戴着戒指的手指，向丹蒙招了招，“我必须和你讨论一下你目前面临的困境。花花公子的名声和对待董事们的专制态度是你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

梅茜看不见丹蒙的脸，但感觉到他的笑容已经消失。约瑟芬又向梅茜招招手，“过来，亲爱的，你来公正地评判一下。”

梅茜犹豫不决。她知道约瑟芬头脑中经常有一些怪念头。她感到这个念头并不是最好的，“我——我……”

还没等她想明白，丹蒙已经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他的下巴在抽动。显然，他丝毫没有打算让一个厨师坐在这儿来评判他。他礼节性地淡淡一笑，“把午餐撤了吧，哦，我怎么称呼你，小姐？”

梅茜干咽了一口，“史都华，梅茜·史都华。”

丹蒙不耐烦地点了点头，“史都华小姐，我想你还有活儿要干。”

在约姨婆和丹蒙之间趴着的一只猪大声咕噜着。约姨婆弯下身，轻轻拍了拍它，怒气冲冲地说：“德斯，你说得太对了。如果这就是丹蒙的态度，我也无能为力了。”她回转身来，冲着丹蒙训斥道：“当然，你也知道，你的大多数表兄弟都支持克莱顿·斯君曼。尽管你拥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甚至还有我的百分之五在坚定地支持你，但我开始担心你的控股能力。你知道，在你以前，克莱顿和他父亲可是公司的忠臣。坦率地说，董事们害怕你，是的，”约瑟芬狠狠地点点头，以示警告。她的假发因用力过猛歪斜下来，盖住了眼睛。她摆正假发，又补充了一句，“我再说一遍，害怕。他们觉得，在现在经济萧条的形势下，你强迫他们过分地——”

丹蒙对姑婆皱了皱眉，“看来，克莱顿已经跟



你谈过了。我想你的意思是，我在不景气的经济形势
下，过分地扩大规模。然而正是这种战术，”他
温和地提醒道，“加上一流的生产线，使我们获得
了现在的成功。”

约瑟芬耸耸肩，“现在，克莱顿正高喊谨慎的
必要性，这点立刻吸引了董事会。如果我是你，我
不会轻视别人的警告。我知道，亲爱的，你难得征
求或采纳别人的建议。你一向我行我素，这都是受
你家庭可怕的……”她声音颤抖，看上去很难过，
不一会儿，她又恢复了平静，“好了，我姑妄言之，
你姑妄听之。但你至少得答应我，对一些比较保守
的策略作些研究。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让你这张英
俊的面孔在花边新闻中消失。如果你再不多花些精
力去取悦董事会，少花点心思在美女身上，那么公
司将会出现史无前例的由家族外成员竞选总裁的职
位。”

梅茜撤走了沙拉，敏捷地换上一壶为约瑟芬准
备的人参咖啡。梅茜明白，这场对话与自己无关，
她不该参与。丹蒙的脸色清楚地表明，他正强忍着
怒火。

梅茜迫使自己的眼睛朝下，故意收敛了脸上的
表情。但是这个新的进展吊起了她的胃口。难道丹

蒙·迪莫尼已经濒临被推翻的边缘，随时都会从总裁的位置上跌下来吗？那么，如果计划成功，她可以助一臂之力，将他打倒。梅茜直起身子，刚准备离开，她的目光却撞上了丹蒙的注视，她被镇住了。丹蒙的眼睛因愤怒发出眩目的光，好似点燃的绿宝石。梅茜挤出一丝雇员的微笑，低声说：“还有何吩咐，先生？”她平静的声音让自己松了口气。她的内心当然不平静。她注视着丹蒙耀眼的目光，祝愿她的对手一切好运。在梅茜看来，迪莫尼家族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是踩着无辜的人往上爬的。也许该到他们从高贵的位置上重重摔下来，而由家族外的某个人来掌管公司的时候了。她期盼着这一天！

“暂时没什么事。”丹蒙冷冷地答道。梅茜刚转身想走，他又说道，“哦，你也没事吧，姑婆。你知道，公司在我的管理下，每年的利润都在大幅度提高。斯君曼擅长的就是投机取巧，他是个惟命是从的卑鄙小人。我敢保证，如果董事会选了他，不出两年，公司就会毁在他手里——”

“噢，这倒提醒了我。”约瑟芬打断了丹蒙，声音有点发颤，“梅茜，亲爱的，你忘了告诉我们，还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梅茜被搞得不知所措，食物与他们讨论的话题毫无关联，约瑟芬似乎根本没把丹蒙刚才那通猛烈的斥责放在心上。

梅茜希望自己能不动声色地镇静下来，领会约姨婆的意思。她缓缓转过身，想对雇用她的约姨婆说话，但是眼睛却尴尬地瞟着丹蒙。他嘴巴紧闭，鼻翼愤怒地翕动着。显然，他对午餐一点也不感兴趣。梅茜深吸了一口气，镇静了一下，说道：“清蒸河蚌，配上荷兰芹、绿葱和新鲜香草……”

梅茜机械地报着菜谱，期盼着快点离开。这是她工作中最乏味的一部分，但是约姨婆却乐此不疲。可惜，梅茜的心思不在菜谱上，她的目光又被丹蒙淡金色的浓密头发吸引着。她想象着手指抚过这头美发的感觉，一定美妙极了。

“什么，我们的甜点是头发？”约瑟芬恐惧地大叫起来。

惊恐的语调把梅茜从幻想拉回到现实中。“您说什么？”梅茜问道，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丹蒙靠在椅子上，脸上露出怀疑的神情，“我的姑婆听到头发当甜点的想法后，似乎并不兴奋。”他的眼神少了些愤怒的成分。梅茜隐隐有些害怕，他在笑话她的失言。梅茜有一种很坏的感觉，以前丹蒙肯

定也知道人们私下羡慕他淡金色的头发，却从没像她这样出丑。

她清了清嗓子，心里为自己的失言大感恼火。她忙解释说：“我——呃——是说酸——酸乳酪覆盆子果饼，您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显然是在撒谎，但是骄傲迫使她必须这么做。“哦，”丹蒙慢慢地点了点头，轻声说道，“我确信是这样的。”

梅茜面对着他，心却在战栗。他的眼睛眯着，脸上已不再有取笑的神情。显然他并不相信她的话，也不欣赏她小小的谎言。他竟然也不赞成说谎？想想他父亲的商业行为吧，没准儿他也是这样的，真是脸皮厚！梅茜克制着这些内心深处的想法，将目光从他脸上收了回来。

梅茜不安地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抖，她紧紧握住双手。她不会撒谎，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无关紧要的谎言。这个男人会看透人的心思，能看穿谎言。他不是那种可以糊弄的人。梅茜隐隐地感到害怕，向他讲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

“啊，太好了！”约瑟芬大声叫起来，“酸乳酪覆盆子果饼是露希最爱吃的。”她弯下身，抚摸着那条懒洋洋躺在边上的塌鼻母猪，“我真希望你多准备了一份。”



梅茜点点头，向后退去。尽管她竭力不去看丹蒙，但是她知道，那双眼睛正死死盯着她，看着她丢脸。“有足够的果饼。”她喃喃道。

梅茜强迫自己再次面对丹蒙的目光，问道：“您需要来点咖啡，或咖啡加甜点吗？”

“好吧。”丹蒙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柔声道，“糖。”

梅茜犹豫了。他竟然叫她糖！她感到胸中升起一团怒火，“对不起，迪莫尼先生，”她抗议道，“你应该叫我史都华小姐。”

丹蒙已经转过身去，但是听到梅茜固执的有些发颤的要求时，他又转了回来。这一次，他真的乐了，眼睛笑成了弯月形，嘴角上翘，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对不起，我冒犯了你，史都华小姐。但是，我的意思是，咖啡加糖。”

梅茜脸涨得通红，恨不得立刻死掉。她勉强点了点僵硬的头，转身离开了。他在说“糖”的时候，并没有别的含义，而她却误解了那个字。她的脑中到底是什么在作怪，令她失去理性。现在他肯定认为她觉得他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或其他什么的。是的，他绝对正确！

梅茜匆匆穿过豪华的餐厅和客厅，对周围的一

切全然不顾。以前，四周明亮宽敞的空间总让她顾盼流连，柔和的光线和淡雅的色调令大厅生机勃勃。长达十五米的大厅铺盖着灰棕色的长毛地毯，枫木和栲木已被漂白过，木纹更显清晰。各种工艺品和雕塑上跳跃着的红褐色、绿色和朱砂色令房间温暖生动。平常她非常喜欢这里，但现在她觉得它一点也不美，她见到的全都是丹蒙·迪莫尼嘲讽的笑脸。哦，她真像个白痴。

宽敞明亮的厨房位于主甲板左侧的下面。梅茜茫然地向窗外望了一眼，看见浓密的乌云正涌过来。太糟了。过去的一个月一直天朗气清，不知道乌云是否预示着不幸的事情即将发生。不，不是——这只不过是她的内疚感又在作祟罢了。她决不能再去想了。

她一边搅拌着河蚌的调料，一边紧张地看着手表。离约姨婆叫主食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她在艇上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一想到要去骗这样一个能洞察秋毫的男人，她就不由得双膝发软。

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她一定要在外公去世前，为他洗脱罪名。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多年来